

永川文史資料

第 九 期

(总二十七期)

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组

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八日

永川官医馆概略

(28842)

张致和 吴竹笙 张自诚 张中书 陈显达

彭仿周 (邱志云整理)

王綏綏得主川政之一说

张 声 溶

永川青峰乡的由来(附地志歌)

陈 有 民

解放前永川警察局的一件丑闻

夏 远 谋

△ 永川官医馆概略

张致和 吴竹笙 张自诚 张中书 陈显达

彭仿周 (邱志云整理)

永川为巴蜀形胜之地。亦文人荟萃之邦。不乏急公好义之士。慷慨解囊之人。官医馆施诊所的成立及其坚持之久。为邻近州县之所无。尤其所办医药学校。培育人才。发扬祖国医学遗产。更为邻近州县之所不能及。有利人民。不可不记。

民国初年。兵燹交困。民不聊生。地方人士。同情贫苦人民医药困难。拟设义诊机构。施济药物。此议得到当时县知事支持。从三费局拨来万寿乡紫荆庙公田数百挑。以其年收租谷。作为基金。同时对不法绅粮(名之曰劣绅)。加以经济处罚。勒令捐助。共襄义举。又拨来鼓楼街旧铺面三间。(现农牧渔业局所在地。)改建新屋。于1919年(民国八年)成立官医馆。其后。在杜香樵掌管县教育经费时。又拨来部份牲畜捐作为常年经费。其余不足之款。则年年向当地士绅筹募。官医馆于每年年终。将收支表报县府核查。然后录榜。张贴鼓楼门。俾众周知。成为制度。凡县知事(或县长)到任之初。亦对官医馆作礼节性拜访。以表重视。县知事唐步云、傅崇忠。县长杨子寿等。亦曾多次访问。予以支持。

馆有董事会。设董事长一人。总揽其成。并设董事若干人。共襄

馆务。历届董事会董事人员皆在当地士绅中遴选其为人公正，热心公益者充任。曾奎生自始至终均被推为董事长；董事则有张益斋、周建封、陈壁斋、黄致安等人。

馆有医药研究社、施诊所及医药学校。

医药研究社由董事会领导，陈壁斋为社长，以研究学术为主；馆内外医药人员参加者甚多。凡属遇有医药疑难案件，常交医药研究社分析研究。然后由该社提出意见回报，供其判决。馆内并设有免费茶座，专为医生会聚之所，对团结医生，交流经验，商讨馆务，起了一定作用。

施诊所开办中医门诊业务，每日半天。除施诊外，并施药料、药罐、棉水。义诊医师，由官医馆礼聘，轮流应诊，每月送茶资二元。开办之初，于应诊之日，尚招待便餐一顿，约在民国十四年方始停止此例。

义诊医生，先后参加者，人数甚多，名医毕集。其中有号称易药王的易华堂和医界名流曾听秋、罗灿然、陈壁斋、李道庵、曹东林、饶天民、宋宅揆、张行之、袁席珍等。该馆所属医校学生在此实习，其毕业后亦有志愿留所服务者，如吴竹笙、周维湘、张中书、张自诚等，不及备录。惟李道庵、吴竹笙则几乎天天应诊，不辞劳累。总之，以应聘义诊为光荣，不以病人衣衫襤褸或乞丐就医而怠慢。确实做到了救死扶伤，济世活人，真是难能可贵；其医德实可为后世法者。

≈2≈

病人就诊。交牌子钱20文。（意同挂号费无则免交）所用处方为三联单，第一联存根，归医馆保存，以备查讯；第二联处方，盖有官医馆骑缝印，归药铺保存，以备结算；第三联归病家保存，以备复诊。各联皆印有病人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住址、脉症及治法方药等栏，颇为详细。取药在大昌恒（现中山路邮局对门中药门市部）、国济生（现乾兴路中药门市部）、永昌元（在下街子已停业）和怀仁茂（在大南门已停业）。其开施药者，药铺由施药之人自定，只将施药付数通知官医馆，以备统一施济。如有医治无效而死亡者，另凭官医馆条子，在东门外养老院（后改救济院）领取棺木，皆由施济之人于年终结帐。当时永川人口不多，如非鳏寡孤独和确实告贷无门者，皆不好意思来吃施药。每日施药百余付，钱皆用到贫苦人民身上。至1940年（民国二十九年）农历7月14日午后二时许，永川被日机轰炸，官医馆馆址及文物器材，全部被毁。施诊所由十公会接办，改名救济会施医所。施医所除原官医馆医生尚有留下者外（如周维湘），又有陈至元、唐侯宾、温柏松及其外孙何宪伦等参加，官医馆名称虽改为救济会，其内部制度则大致相同，直至1948年，以经费困难，始宣告结束。至今访问吃过施药的老年人，仍习惯称为官医馆，而不说救济会，可见其惠及贫困，感人之深也。

筹建官医馆之初，即着眼于培育人才，以为后继，故永川官医馆公立医药学校亦同时筹办。

校有校长一人，教师若干人，由馆董事会聘请。校长主要对外联络官绅，筹集教育经费。教务事宜，由主讲教师安排。教师皆医药界名宿，不仅学识精深，而且经验丰富，素为群众敬仰。开办之初，皆尽义务，上课后招待便饭一顿，以后有点经费，才定专职二人，发给薪金。各班课程，皆有增减，教师亦有异动。第一班校长曾所秋，第二班校长黄策安（当时县教育局长），第三班校长先是曾尚清，后是范亨衍，第四班（改用医药研究社名义）社长先是宋宅揆，后是张行之。主要教师主讲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先是蒋锡珍，继而易华堂，继而罗灿然（前清秀才）担任。罗灿然系专职，年薪大洋300元，其马费在外。饶天民教针灸学，其制针法：将银针插入老鸡肉内，煮七天七夜然后取出，保存在有麝香之胶盒内，随用随取，用后还入。与现时所用酒精棉花铁盒不同；又有马含铁三棱针，作急救放血之用。学校对每个学生各发医用之针一套。饶老师系专职，有工资叠目不课。其后又聘游六谦老师教生理卫生学。游老师兼任四个学校课程忙不过来，常常迟到，学生们戏称之为“游半点”（意为迟到半点钟）。他在沈公祠上课，工资每点钟大洋陆角：因为讲得好，教授得法，同样受到学生尊敬。其余学科有《黄帝内经》，先由游六谦父亲游善钦（前清秀才）讲授，后由罗灿然担任。蒋锡九教《时方歌括》。曾所秋教《温病条辨》。吴泽民授西医《药理学》和西医小外科。尚有《神农本草》、《伤寒集解》、《席科活人全书》、《医学实在易》。

《医学从众录》、《请家脉诀》等，则由易华堂、宋完侯、张行之等医师分别担任。老师上课，先讲医德，关人生死存亡，不可粗心大意，要替病人设想，要为患者负责，尤其不能看不起穷人，更不能发脾气等等。

医药学校入学考试以中文为主。每班三年，两年上课，一年在官医馆施诊所实习。毕业一班，再招一班。该校学生不限年龄，亦不限人数，惜未招女生。第一班二十余人，于1920年（民国九年）春季入学。第二班三十余人，于1925年（民国十四年）入学。第三班于1928年（民国十七）入学；开学时有八十多人，分两班上课，年龄最大的四十多岁（如宋苏左少堂、洪炉、蒋有元），最小的十三四岁（如城关郭遇良、张自诚、张中书等）至第四班时，上级以经费设备等，不够公立学校条件，未予批准，故用医药研究社名义招生，但教学内容大致未变。第四班五十余人，于1933年（民国二十年）入学，毕业以后停办。历届学生中有私塾学生和新学高小生；初中生、高中生。他们尽皆有志医药，各知勤奋。数十年来，该校学生，遍及城乡及外地，多有名望。当时倡导人，延名师，讲实效；名医们尽义务，勤教导，心血没有白费，成绩应该肯定。

学生每学期交学费5元，伙食费15元。第三班学生在校时，学校派前期毕业留校学生吴竹笙兼任总务，伙食办得好，牙祭打得勤，期终还退回二元；天天都为罗灿然老师备有炖肉一碗，可见当时尊师重道之一斑。

另外，1931年（民国二十年），川主沟川主庙有点庙产，曾藉此开办惠民医校。饶天民老师在那里办过两班针灸，兼收女生；唐尚珍医师办过一班中医内科。该校教师虽多官医馆中人，毕竟不属官医馆范围，详情不予赘述，特附记于此。正是：

西瓜东鳞记得真，白头宫女说前尘。

诚然旧世多狼虎，也有些微与善人。

因官医馆被炸，档案无存，同人等回忆所及，遗漏难免，知者惠赐补正，实为幸甚！

王缙绪得主川事之一说

张 声 溶

《永川文史资料》八五年三期，专载邹隐儒先生的一篇文章《王缙绪是怎样当上四川省主席的》。其中谈到蒋介石“电召王缙绪、刘文辉、王陵基、潘文华去汉，潘、王、刘都怕前往会受到处分”，而王缙绪便单独去汉口见了蒋介石，才决定由王代理四川省主席云云。对此不禁使我回忆三十多年前，王靖宇对我摆过这个龙门阵（王是刘文辉旧西康省的保安司令，早年与刘文辉拜过把子），也是王靖宇谈他亲身的经历，似乎又是一种说法，不妨如实写出如下，以供证实史料的参考。

一九三八年，刘湘已客死在外，所遗四川省主席一职，川中诸军阀首领正角逐激烈。蒋介石在汉口电召刘文辉，刘去，王靖宇随行。刘文辉自度重主川政已不可能，只求早日实现西康建省（当时已在筹备），因此在蒋介石面前竭力表示忠诚。在议论川事时，蒋问何人主川为宜？刘便分析一番，推荐王缙绪，蒋介石听了点点头。刘文辉乘机提出西康建省有利于巩固抗战大后方的意见，蒋亦首肯。蒋介石还与刘文辉在门前并立合影（此照登在当时《康导月刊》上，我曾见过）。

在汉口，汪精卫夫妇曾宴请刘文辉，王靖宇在座，在座的还有唐生智。唐因失守南京，恐遭蒋介石惩治，处处有些顾忌。汪妻陈璧君

笑对唐生智说：“放心，你在老嫂子这里还怕啥嘛。”引起大家都笑了。汪精卫为何要宴请刘文辉呢？因为当年宁汉分裂，刘文辉倒向汪精卫，曾经在成都以鱼电反蒋。今日一宴之邀，乃报昔日之谊。何况政治风云变化无常，结交川刘，为来日作想，并非无益。

至于蒋介石同意刘文辉推荐王缙绪主川一事，立刻传到川康，对文辉声誉倍增。王缙绪心怀感激。刘文辉回成都之日，王缙绪偕同僚属到机场迎接，并邀去某师长公馆（王靖宇说过姓名，我忘记），设盛宴为刘洗尘。

席间，刘文辉故意对王缙绪苦笑说道：“治易兄的事倒整对了，我还甩起哩。”王缙绪连忙陪笑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自公之事，治易能不效力？”刘文辉便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委座已同意西康建省，只是须划出川属边区，若得四川方面的有力赞助，事可速成。”王缙绪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由我发个电报给委座，就说川康各界拥护抗战到底，均望西康早建省治。”又说：“将来建省，康雅安三属一并划归西康（即康定、雅安、西昌三个专区）。”刘文辉十分机灵，马上叫王靖宇去代拟电稿。还叫王另外代他拟个电稿，说委座决定主川人选，川康各界人士，咸表拥戴。王缙绪一听周身都酥了，举杯向王靖宇敬酒。

“那就像旁兄台了”。王靖宇懂得刘文辉的用心，便去书房执笔斟酌起来。饭后，刘文辉还借小便之便，走过书房在窗前望望，意在催稿，恐稍延有变。两稿拟就，先由刘文辉过目，并在自己的电稿上用了印章，然后一并转递王缙绪。王缙绪正在得意之际，略望一眼，即摸出

印金也在自己印信上盖了私章。刘文辉即将电稿取过手来，交给王靖宇，说：“我们的电台太些，你拿去快发。”王靖宇会意，便告辞而出。

果然，不久国民政府即发表了王陵绶代理四川省主席。行政院在汉口的最后一次院务会议上，也通过了西康正式建省的決定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永川青峰乡的由来（附地志歌）

陈 有 民

青峰乡的旧址，相传早先在阴山余脉的膏草坡南麓，距现在青峰乡以西约五、六华里的白石铺。从元代起已有人在这里聚居，并建立了市镇。到了明代中叶，该处遭受了一次特大的水灾，由西山直泻而下的滚滚巨流，在青草坡分洪将凤凰沟和狮子岭冲击成两大深洼峡谷。白石铺便毁于这次水患，以致田园淹没，市井为墟。白石铺人民为了战胜天灾，重建家园，便翻越油坊岭在海拔较高的六角山附近建立起第二个白石铺——青峰乡。六十年代，在铺堂院子（白石铺）一带，^{1985年春又}曾发现白石铺遗址地基及若干瓦砾等物，^八在附近拐子山（青峰二村）挖掘出被泥沙淹没了的变色古树，至今遗迹尚存。

明末清初，青峰乡已成为由永川通往荣昌、泸州等地的要道。那时商贾云集，车水马龙，实是热闹非凡。自从成渝公路修成后，向西向南交通遂为所夺，青峰乡便形成了一个依山的死角。

至于青峰因何得名？据传是因青草坡岗峦起伏，群山如黛，高峰团（坡名——位于玉皇观下）浅丘屹立，挺拔高姿。以青草坡之秀，高峰团之雄，而得“青峰”之名。乡人清末秀才杨镜湖老先生曾说，青峰得名除因上述原因外，还与唐代诗人钱起的“……曲终人去后，江上数峰青”的诗句相附会。于是青峰之名，沿袭至今。

青 峰 乡 地 志 歌

日出东方红似火，	青峰胜景堪称多，
永上观音 ^{菩萨} 台坐，	胡道坪原甚巍峨，
石朝门前车马过，	佛岩寺中念弥陀，
六角丘塘绝仅有，	云蒸霞蔚足让歌，
高峰 ^团 傍依三岔水，	玉皇观看晚霞落，
何家山上水龙洞，	幽泉脉脉出深壑，
青草坡沿山隆走，	春风送绿翠色多，
云台灯杆四方照，	转龙潜首 ^龙 坝窝，
锣鼓山 ^庄 至乡界，	大小拱桥架溪河，
李家 ^村 家 ^庙 两庙立，	菱角塘 ^边 戏水鹅，

竟达四五个月之久。这种事是少见的。这样的虚位以待，可见粟、林生和二王的交情不是一般的可比。

一天，由督察长王锡畴带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官来到直辖所。但见此人大盖帽罩着一张四方脸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眼光明亮，四周观看。从表面看来倒还英俊。他上身穿一件黄呢警官服，领章、肩章、袖章俱全；下穿黄呢马裤，脚上一双长柄马靴，精神抖擞，走起路来在地上发出一阵有节奏的咯咯的声音。经王督察长介绍，我们才知道是新所长粟林生来了。

粟林生于工作还比较利落，对人满脸笑容，说话和气，处事圆滑。上下级都合得来。但是，他的心灵深处是坏的，私生活也十分腐化。到任不久，他就与大南门外菜花把子的小老婆勾搭上了。当时我这个小文书正好成了他（她）们传递情书的义务邮递员。可是好景不长。粟林生在璧山的情妇——一个四十多岁的暴莠老太婆来到了永川。我们都很奇怪，粟所长怎么取了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妻子呢？后来才听说粟太太原是一个很有钱的寡妇，他们二人一个爱他小伙漂亮，一个图她钱多，不顾旁人的非议和讥笑，竟悄悄地同居起来。到了永川，知道内情的人不多，这就俨然是夫妻了。从表面看来二人的生活倒还过得不错。人们都很奇怪粟林生真甘愿与她同偕到老吗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46年秋的一天下午，秋高气爽，气候宜人，但酷暑之余威未息。两点钟左右，粟所长上身穿件白布制衬衣扎在黄呢马裤里面，袖口扎

到肘弯，脚上穿着长桶马靴，腰皮带上挂着皮套小手枪，准备到街上走一圈兜兜风。刚走到小什字街口，偶然碰到壁山县的一个大烟毒贩（姓名忘了）。粟立即盯住此人，见他进了三青团巷子（现在下街子烟草公司和文报局之间）。粟急步走向警察局（现在教育局处）派了一个警士在巷子口左右守着，粟亦在附近慢慢的来回走着。大约过了两小时，只见那人背一个帆布挎包从三青团出来向警察局方向走去。刚到警察局门前，粟所长立即将那人抓进去，在直辖所办公室里进行搜查。可是大失所望，并没搜出什么违禁物品，挎包里全是崭新的钞票。

“这钞票总不是违禁物吧？”那人斜着眼睛微笑着说。

“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！”粟说，“你哪来这么多钱？”

“既不违法，你管得着吗？”那人说。

粟所长发怒说：“谁说管不着？你这钱肯定来路不正，你不说清楚是过不倒关的。”

“你等着办吧！”那人很傲慢地说了这么一句就不做声了。

粟所长气冲冲地叫内务执勤警士看住他，就找王督察长去了。经过一晚上，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，粟所长将那人叫到督察处办公室，将钞票如数点交给那人，限他立即离境，不准逗留，并派一个姓向的警士押送出境（向是粟带来的人）。押出城走了几里路，姓向的警士得了那人的钱，就各走各的了（从此姓向的就不知去向了）。原

来那人在永川许多机关单位都有熟人。他得到自由以后，马上转回城里，到三青团部把荷包打开看，奇怪！当时把他惊得目瞪口呆。原来粟所长交还的钱，从表面看去仍是原样未动，一叠一叠的捆得好好的。可是解开一看，变了，只有表面一张是钞票，其余全部用报纸换了，一叠一叠地看完都是如此。在场的人看见都非常气愤地骂道，“无耻，这简直是白天活抢人。”三青团马上派人去找王局长，王局长找来王督察长，王督察长推说是粟所长经手办的他不知道。王局长大怒道：

“把粟林生给我找来……”到哪里去找呢？找的人回报说：“失踪了。连粟太太都在茫然的哭鼻子哩！”

这事一传扬出去，全城轰动。茶馆酒店，街头巷尾，男女老幼都在纷纷地谈论这件新闻。真是魔术大王，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：“奇妙，奇妙，真奇妙，警察局报纸交钞票”！

警察局发生了这样不光彩的稀奇事件，无法交待，领导人往逃跑的都上一推，出个通辑令以掩人耳目，就这样不了了之矣。

不久，王局长就垮台了。他带来的那一套人马也只好自找方便，各奔前程去了。

永川文史资料

第 十 期

(总廿八期)

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组

一九八五年十月廿九日

永川县土地陈报概况

谭瑞登

解放前永川教育事业的点滴回忆

韦鸣珂

解放前小学教师生活片段感受

刘中才

永川机场简记

陈有民

永川县土地陈报概况

程 瑞 登

一、前 言

我国田赋征收，在国民党政府成立以来仍照清代旧册，征收现金，但在当时各地军阀割据时期，任意预收，横征暴敛，有提前预征达三十余年以上者。田赋按收获各麦产量计算亩积，如若干石田，若干挑田等，并无丈量图册可据。旷日持久，田土变迁，又无土地，征收制度调整，以致核算人员，乘机器弊，轻重粮额，任其欲为。于是有“良田粮少”，“瘠田粮重”，“田多粮轻”，“田少粮重”甚至“有粮无田”，“有粮无入”等诸弊丛生，杂乱无绪，真可究诘。日愈久，滥粮愈多，更无论土质劣种之欠粮矣。地主愈大，则欠粮愈多，聚讼愈大，则拖粮愈久，剥削转嫁，各济私欲，而农民苦痛倍增。更加苛捐杂税，乱拉壮丁，土地投入劳力与肥料日减，产量愈少，民愈穷，官愈贪，遂使征收田赋深疑为棘手矣！

二、中央和省的布置

抗战开始，军粮日趋急需，迫于眉睫。当时资本家等控制生产资料，币制有日趋贬值，谷麦逐向上涨之势，公教人员之口粮，亦急待解决。一九四一年度国防部内设立中央整理田赋委员会，关吉玉为主任委员，并与考试院会同举办高级特种考试，即中央整理田赋人员考试。在各省共招考八十二人。学员受训期间，所长为孔祥熙

≈ 1 ≈